

师阿瑟·克拉克就基于这样的概念对太空电梯展开想象。他在当年出版的《天堂的喷泉》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人类靠一种强度极大但质量极轻的碳纤维材料把地球和同步轨道卫星连接起来。书中的主人公为了这一工程耗尽心血，殉职于太空电梯上。小说的结尾，人类已将所有的人造卫星都横向相连并将它们都与地球纵向相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造环，就像给地球围上了一条项链。

在许多科幻作品里，成为“太空都市”“太空堡垒”的空间站，再也不是眼下现实的空间站那样的“圆桶”形状，而多是自身旋转的巨大环形。旋转是为了产生重力，这样的重力可以调节到与地球上的一致，让人类保持基本的健康。人造环境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态循环，能模拟出地球上的各种场景；当然，在空间站可以毫不费力地欣赏到地球上无法看到的壮丽太空景色。

空间站成了新的乐园，往往是在地球已处于比较恶劣的环境之时——这是不少科幻作品的世界观设定。日本赛博朋克漫画《铊梦》讲述的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原来的人类社会被摧毁，一部分特权阶层殖民其他星球，地球上的居民只能生活在残破的“废铁城”，头顶上还漂浮着特权阶层用于监视地球的空间站城市“撒冷”。废铁城居民们的一切付出，都是为了给撒冷提供燃料。漫画被改编成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后，让更多人了解了这样的设想。

空间站运行于太空，人们在那里可能邂逅各种地外生命。日本电影《宇宙人现身东京》设想人类以

外的其他生命率先掌握了空间站技术。在这个故事里，来自地球绕日轨道另一边的派拉星球的海星状外星人化身女性流行歌手，警告人类：地球即将和小行星相撞。他们找到日本科学家，开发出武器击碎小行星。这些友好的外星人，原先就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空间站里。

### 探索太阳系天体

作为太阳系内的地外移民目的地，火星无疑最为热门，没有之一。具体理由在各类科普作品中已经大量阐述，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最现实。正因为现实，许多经典的科幻作品中对于移民火星的具体路径、对移民后的社会场景都有精彩的探讨。

《火星救援》之所以深得人心尤其是让中国观众“心有戚戚焉”，是因为影片中男主角在火星上种起了“大棚土豆”。这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话题：人类要在火星长期生存，一定要用高性价比的方式解决食物来源。火星上既然有土壤，将来有可能发现可利用的水源，加上阳光，就有种菜的可能。土豆在地球上“第四主食”，将来在火星翻身当“老大”也未可知。

美国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罗宾逊创作的“火星三部曲”则描绘了一幅更宏伟的太空移民场景。在《红火星》里，2026年，一支由地球上最优秀的一百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探险队登陆火星。他们在火星轨道上设置超大型的反射镜，把光线折射到火星表面上，溶解冰霜；挖掘深入火星内部的超深天井，

释放热能。改造火星的工程以惊人速度推进。但是，梦想的差异、文化的歧见、利益的冲突，使探险队内部产生巨大矛盾。最终，一些人不惜对其他人武力相向。

在探险队的改造下，植物开始在火星大量生长，这是《绿火星》名字的来源。百人小组成员经过战乱已折损大半，其余的也都四处逃散。他们之中的部分人坚持火星应维持贫瘠、荒凉的原始之美，反对“地球化”，想实现“自由火星”。这种理念，由火星上诞生的新一代人类传承。

《蓝火星》的故事发生在《红火星》的大约100年后，“自由火星”已实现，他们推翻了地球的统治，避免了内战，创立了自己的政府。火星也出现了蔚蓝的海水与天空，好似完美的乌托邦。然而，地球却经历了气候异常、生态恶化、人口爆炸等危机。地球上的人们急迫要向火星大量移民，他们与“自由火星”的矛盾一触即发。

“火星三部曲”中，人类仅用百年就实现了对火星自然环境的“绿化”“蓝化”，这不免有些激进。而在中国科幻作家吴岩的《沧桑》里，人类是花费了1000年的时间才做到这一点。

作为太阳系内的地外移民目的地，火星无疑最为热门，没有之一。

### 飞向更远的深空

在对深空的科学探索上，人类永远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与之相伴的科幻领域更是如此。人们的想象力绝不会被限制在太阳系里。在许多科幻作品中，与其耗费千百年时间去改造太阳系内其他星